

評注昭明文選

掃葉山房叢行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四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邵曰對偶工聲韻叶以詞賦之支流四六文溫觴也造語亦極有精妙處

此喻君象天地而任賢

孫曰離字絕妙不相照會乃自無不合

何曰自是可否相成之義注未受官

士衡演連珠五十首傳元敘曰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機復引舊義而廣之也○黃崑圃曰按文章緣起連珠楊雄作連珠非始於班固也嗣後潘岳擬連珠魏王粲做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艷體連珠又陳

懋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一篇韓子韓襄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兆韓

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艷體連珠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一篇韓子韓襄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兆韓

矣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散剛柔之氣也冲虛也播散也。瓦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離分也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錙銖之行懸千斤之重徑天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勝或為稱。故明主程才以効業。明暢。此言君當度才授任臣當度德。貞臣底力而辭豐。底致

此言賢人無時
不有非取足於
天地之特生

此喻棄賢親邪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大八天子也。
五臣蒼作倉

臣聞世之所遺。即下俊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即下金碧之神不必適治。是以俊人之藪。希蒙

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漢書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求之

臣聞祿放。五臣作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

衰弊。五臣作敝之政。五侯竝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

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靈輝日也

此言賢人不可以禮文招

此言恩澤當普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形而照有重淵之深。精目之察也。有畔器而眠視周天壤之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詳孰是

臣聞頓綱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頓猶整也是以巢箕之叟。不昞邱園之

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巢箕結巢箕山也洗渭洗耳渭濱也總指巢父許由事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精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

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廣雅鑑謂之鏡

此言化物不以威儀。孫曰察字微碍。眠字不若用開

字

此言實能動物
崇虛無益
孫曰上聯明而
涉俚下聯晦而
饒韻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影畫
也五臣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
可說于心而不若醜妻陋妾可御于前也

此喻賢者不遇
時。孫曰榮絃二字
特妙。陸曰黯然欲悼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猶云處難亦易也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方曰與居難則易句是不倫且句亦孱弱是
以充堂之方。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榮絃所思。榮絃謂絃被縈曲而不伸者言絃既縈曲安能發繞梁之音。正

猶藏器者之乏時也

此言大才不假
借於人。此言忠貞之臣
非有所為而然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
目。不思倒日。鶩鸞能飛不假風力鵠鷗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倒日反日也

此言忠貞之臣
非有所為而然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殲。非貪瓜衍之賞。禽
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黜殲即史魚戶諫事此云柳莊誤左傳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以其薦士伯成獲狄之功也韓詩外傳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脄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左傳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此喻信讒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作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

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利眼日也喻君雲喻讒也論衡日月猶人有目任子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

至於盡天何為故壞其眼目以行謫人乎

何曰王川月蝕詩出於此此言貞烈之行非身免不知

此言忠良在朝無事威力而敵國服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反繁會之音。生於絃絰。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曲終也。孫曰：今鼓瑟訣彈欲斷絃亦即此旨。但絃絕則不可復鼓。謂生絕弦未免意圓語滯。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五臣

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輶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

晏子春秋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博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輶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禮記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非謂平公也。史記韓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此明取人不必全才。

此喻承藉者易為力。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踏節舞者之節也。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明實用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能謂影為形故無解於獨指述慕遠無救於遲前可就故無救于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也豈堪受感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小可以助大

此言賞不遺賤罰不遺貴

孫曰語平而意

著無形者難精
此言有形者易

此言至極之理
不以貴賤高卑
有異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作湯善本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翻羽扁也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五臣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宏煦暖也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作慣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五臣清耳而無伶倫之察叶徹○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樂人不傳其術肆極也世本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奚仲作車伶倫黃帝樂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用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

此言妙理非常人所知

即宋玉對陽春

東野有不釋之辯

官氏春秋孔子行于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

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

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白雲之歌也

馬圉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

此言法可傳神

不可傳

何曰似是服子

規矩律呂之說

此喻人不能以

智匿詐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薰火煙上出也

元晏禮教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重光日也人藏形於闇日出則虛中之景自見猶大人垂貞觀之照

而萬物之情形自露也探心非大人有以探之愚詐者之自為探也

猶藏形者之自露其形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

寃。四族共工驩兜三苗鯀也劭美也二臣

費無極與驩將師也見左昭二十七年

此言下愚弊俗

不可以力救賢不必空慕古入

此喻當隨時用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

北里樂名一本北作百

一

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之

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戚明也童昏廢也棲遑謂孔墨之

○五臣生民作民倫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

於天

此言人心難知

此言用各有殊

心。有時而謬。叶妙○檢法度也

盈數長短之數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目不能為功。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共其休。

叶趨○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于耳故苦

通七竅理其用也

此言隱逸之心

何曰陶靖節時

運詩序偶影獨
遊欣慨交心卒

也矜急也屬高也

此言因時為政

不必治以上古

孫曰意平語隋

此言世昏則賢愚俱困時明則短長並用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偶影謂獨居而形影自相為偶也。桓撥謂漢也桓撥謂殷也詩元王桓撥

此言遠微之理在于近顯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善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因偶時而竝劭。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顧猶舍也。秀出也。

此言遠微之理在于近顯

此言應物不執成心

此言合節之妙

此喻足已而無外慕
此言物無常性
惟人所化

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陰灰柳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反去其氣所重者其反散不及氣所動者其反聚係猶向也。尺表王圭測景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滯於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虛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此絃之一定者也

臣聞柷敔五臣作圉希聲以諳金石之和擊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柷敔止樂之器聲小鼓也樂之節宣賴此廣雅疏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作賞音之察耳無照景影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

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厭飽也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是也

魚蘭膏停室不思衡燭之龍

王鮪魚名○何曰吞波疑吞舟○楚辭注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衡燭而照之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岸乎動則靜凝。舟牽乎水是動也。波靜而舟定是靜凝也。係乎靜則動貞動而屋傾是動貞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悔當為誨曾史參史魚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屢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敗走亡其騎屢已行三十步後竝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于此昭王曰吾悲與之偕出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忘此明故舊不可

此喻暴政欲速而不達善治無為而自成

此言情出於性而實感於物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能興雲疾故也。

商飈秋風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和所因以爲煙者。謂煙者。謂非出於性。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謂情不動。是以殷墟於感物之悲。即微子參周京無佇立之跡。即周大夫禾黍之感。或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方曰。此章大意是言煙雖出於火。煙閉火反為之滅。故曰非火之和。情雖生於性。情熾性反為之害。故曰非性之適。若火壯則火。不爲煙制。故煙微。性充則性不爲情蕩。故情約。惟殷周二主不能約情於性。乃有滅亡之禍。文勢遞引而出。又一格也。坊註俱失其解。

此喻隨宜異用之妙

孫曰工妙

此明賢者所以重義輕身

相棄者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使弟子問焉。對曰。向日刈蓍薪而亡。吾著簪非傷亡簪。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宜於魚藏淵而網沉。宜於貴。同鼓密而含響。宜於通。禮記注密之。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文子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莊子舜讓天下于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辱行謾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而死。

此言通變守要之用

此言貴探本

此言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

此言士節不可奪。

此言貞士不易其操。

此言貞士不易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是以天地之躋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六位易之六爻也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存則法言或問經難易曰其人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

揆水而淺深難察。儀猶法象也步推也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一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犯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陵火原火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踏海魯仲連也西山伯夷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流金凝海是理所開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

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淫猶侵也陵雨暴雨也法言晨風

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晨禽雞也孫月峯曰虛詞括事理而撰語特工屬構法全本韓公子內外儲來但彼間排此則全排也中有談理處儘入妙此以知士衡之學非徒藻繪○方伯海曰連珠之體雖無指實之事凡一切持身涉世應事接物皆可以意相求大抵前虛後實前伏後應前案後斷法總不外於賓主反正開合淺深用風人比體為多

邵曰每於句法參差轉見古致意真而語質去古尚不遠也

概言婦道

陸曰必如此方不愧為婦

一篇之中義取相生相足必有根據以立言五十首中多取于書以演其說作固不難學之亦易也

張茂先女史箴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

華濯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後官

茫茫造化二儀既作始五臣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漢書注陶人作在帝庖義伏羲肇經

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善有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美內含

帷也婉嫕翳淑慎正位居室深也施衿結襍通虔恭中饋儀禮女嫁母施衿結帨曰

主易心烈女傳樊姬楚衛王夫人莊王好狩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元熊美內含

三年王改又衛姬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詩傳補婦人之

微慮遠漢書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道固隆詩傳補婦人之

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憊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媛好直前當熊而立詩傳補婦人之

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

而止妻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

微慮遠漢書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道固隆詩傳補婦人之

而不殺物無威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

而莫知飾其性塵積言興之難駭機言吾未見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

斧藻修飾也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榮者居室微暖正宜如是故之同食夫

五臣

自滿以敬戒恭順意作結

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隆鑿于小星戒作式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贖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楊朱過宋東之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知其惡也翩輕也懷不可忘客東悅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輕薄之行則取尤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譽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於福所以興方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於於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上矜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

史司箴敢告庶姬

孫月峯曰雖是四言却流動有頓挫調圓而意活後來大寶箴蓋本此○孫執升曰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綱紀之首也篇中所引猶謹飭之次者然亦不愧為婦矣○

女德多敗於寵愛寵愛每根於色美後幅垂戒更深

并序○後漢書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寶憲遣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

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按燕然山在匈奴境

登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

無

車騎將軍寶憲

後漢書和帝母梁貴人

登冀謂

後養帝以為已子即位改元永元又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後漢書登翼謂

登用輔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伯初為執金吾

與寶憲北擊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

大破之

登冀謂

以上敍兵威之盛

只點綴一二語
該括多少

何曰冒頽對高
老上對文非苟

結束精嚴

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後漢書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計并北庭之上元戎輕武長轂四

分。元戎大將也輕武戰車也兵法有革有益謂之武長轂兵車也雷輜轍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

雜兵書

壯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元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發屬元甲

遂凌高闕下雞鹿

五臣作澠高闕山名雞鹿塞名也

經磧鹵絕大漠

漢書鹺鹵地沙土漠直度曰絕也

斬溫禺

以釁鼓血尸遂以染錫

後漢書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

逐都侯然後四校橫徂

五臣作狃銘之由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

旆而還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涿野山名安侯河名乘上也

蹠冒墨

頽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頽冒頽以鳴鏑射殺頭

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頽死于稽劍立號曰老上單于將

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

祖高祖也宗文帝也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

上單于將

之天聲

天聲天子聲名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五臣茲可作茲所

乃遂封山刊石昭

銘盛德其辭曰

刊石削石即謂作銘也

鑠玉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分截海外負其邈兮亘地

界

豆偏也

封神邱兮建隆碣

碣同熙帝載兮振萬世

孫月峯曰摸句鍊字仍是封禪美新遺調但以簡質意行之乃更覺饒古色含

冲味益以淡筆洒濃墨煙潤中姿態自遠出采繪上

○孫執升曰命將綏邊服推為第一○何義門曰能盡以約所以為大手筆

何曰隱心而動
仁之施也

孫曰以上一段
亦非有意奇
思只是洗鍊得
繫淨遂覺嚴栗
鏡陷色
以下勢稍鬆亦
故歸功開拓于
晉也

崔子玉座右銘

後漢書。援兄璋為人所殺。援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自此戒常置座右。

座右銘

劍閣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隱心隱度於心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暖暗昧晏子春秋仲尼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二句中上無忤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無不祥之事故曰勝。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也。苟誠

孫月峯曰。銘作五言。亦異雅淡。不浮飾。自饒名理。

○方伯海

曰。為人若此。庶乎近焉。

○張孟陽劍閣銘

晉書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劍閣山

○張敏

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劍閣山

○水經注

○小劍峽北去大劍三十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屬梁州禹貢遠屬荆衡。

楚二

近綴岷嶓蜀二南通邛僰。

蜀

北達

褒斜。狹過彭碣。岷山都安縣有山兩相對立如

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大可

路之

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有晉鐘會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

又治

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

田生獻籌

又治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

以下勢稍鬆也。

遂覺味淡。

故歸功開拓于晉也。

何曰興實二句
晉書在洞庭二句
句之下

收出勒銘意

孫曰周在商前
不知何解

此所謂東西秦也。言秦地險以二萬衆可
敵百萬齊亦負海之險。二萬可敵十萬。
趙趙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卿昔在武侯中

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記魏武侯浮西河

漢書公孫述稱帝盡滅公孫氏執升曰。嶧嶧劍閣宛然在目。然勒銘之意正為險不可恃。

漢書公孫述稱帝使吳漢伐之

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

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人盡為敵

也歸重德字深得古今制勝長策。通體典質可與山川爭壽。

篇中山名地名俱見前

陸佐公石闕銘并序良曰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

將齊季引出梁

之狀梁武帝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

之野榮

之野榮

昔在作者舜格文祖禹至神宗。

文祖堯舜祖廟神宗堯廟此舜禹受命之所也

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

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唇緝冥合天人啟基

忌

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

一也

說文畧日影也緯五星也冥合謂歷數相合也天人啟基

在齊之季昏虐君

臨威悔五行急棄三正。

昏虐東昏侯也刑酷然炭

何曰然作難

從廣韻校暴踰膏柱即紂炮烙刑也

民怨神

○宋見西都賦論注克明峻德指帝王言五臣謂明用貴非也

昏虐東昏侯也刑酷然炭

從廣韻校暴踰膏柱即紂炮烙刑也民怨神

敘述功德不見
題影乃儻體文
陋習相沿
何曰黑水西河
借用

以下言戰齊亂

以上言兵威所
及

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托。於是我皇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

題

萬福

我皇梁武帝也

斗極天下之所取法

鉤

龍飛黑水

虎步西河

雷動風驅天

自襄陽

一月

高祖擁南康

王寶融

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

義旗發

命旅誓衆也

登壇祭天

上常有雲氣事降火即周

屯雲即漢高祖所居

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自襄陽己酉檄京師

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

武王濟河火流為烏事

命旅誓衆也

登壇祭天

種見

也

莫不爰旗請奮執銳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

夏首水口謂薛天嗣守郢州

抗茲同德

帝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梁書武紀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

武紀

協彼離心

謂東昏侯也

抗茲同德

謂武帝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梁書武紀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

武紀

也

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

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

誤曰連曰接言水陸並進也

宏舸連軸巨檻接艤

軸檻車也舸艤船也註俱作船

鐵

五臣無此而字謂

也

樊鄧威懷巴黔底定

魏略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討之凌自縛歸罪

遙謂

我我不當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遂

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遂

我謂諸將曰今加湖之敗誰不拜服陳獸牙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

命馬伯之遣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乃命鄧元起率衆沿流及高祖至乃東

十八人以牛為禮言助東

甲請罪廬江九江二郡名湘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

天輪紂之卒握炭流湯者

羅二水名樊鄧巴黔皆郡名

言疎薄

守似藩難

言易摧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